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二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罪言

上皇帝安南罪言

臣補之昧死言臣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之有罪則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賤臣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懐義率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闐然而鼓堂

然而陣身被堅執鋭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羣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臣不能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垂霧横暈珥光怪背建向破從孤擊虚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逆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災若是者臣不能畫地聚米相險度夷左青右白前鳥後龜無當天牢無處龍首高陵知逆背丘知向林木之隰葭蔣之

陂一迂一直一亟一遲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歸交挂圯絶不失地宜若是者臣不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甲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若是者臣不能深溝高壘清野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獵於嶺東出而漁於海徹關棄傳內外為一若是者臣不能臣負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墮在荆棘泥

塗之中荒楚幽穢不得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溪嶺騷然檄書日聞陛下仁愛遠民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臣雖不備行列有目有趾莫非王臣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參古驗今先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

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咸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干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逮庶民設壇受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之初五管莫備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緘家世儒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乘壘連鬬宛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染砧几妻子女婦駢頭為戮將吏偕死者至數十人遠近聳動爭欲仗

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革筋斡膠漆精良百選刀矟矛槍戟楯嶶櫓矢弩冑鎧鼓旗笳角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益黄河之水以滿隋渠南盡豫章之木以為舩一舩所載當中國車數十兩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跳梁不足以越千里疲弊空寠不足以支數嵗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蠢然況此小寇制之得術捐五管一城

足以當賊有餘何至嘵嘵以煩執事者令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舉岱山壓烏卵此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臣計士布列中外適一事命一將皆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諏以計策天下小兒孺子莫不踴躍憤悱爭試劍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徼外小國其人腥臊雜處非素知兵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奪擊與邊人爭一旦之命此如玃鳥逸獸雖角牙爪觜輕

利足奮而不知人能以機械網罟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萬全而有未可取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圖授算以取熙河六城如探懐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上將狃近功士飽新賞帶甲十萬乘勝南指有輕交趾心臣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蠆有毒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戰魯甲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姦謀得恃

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如之故極寒甚熱皆是傷病百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草黄茅嵐霧瘴氛上炎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蟲蚺虵沙蝨過而踣者猶十三四焉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从而不名殭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羌軍質

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令交趾之遠非特羌軍也且畿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之倍道兼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費日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陳未定而十萬石之粟去矣使其淹回未有成績其爲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

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為養也木實草根魚鼈蚌蜃之為餔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此雖十年不病闕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持久非遠行之利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三也平陸之軍習於車攻閑於騎鬬蹈蹂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溪左則大阜右則深谷積石叢篠車以摧輪馬以敗

蹄擇土計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絶首尾衡行則絶兩翼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其人如猱狖下上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起忽止適去已至從之如搏景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士非素知此其理勢或未可取四也畿内禁卒固天下材之選賞罰素信約束素明拳勇亦當百矣然臣竊計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遺右或取右遺左參差不齊聚為一軍

則少非同巷長非並舍賫賜不偕受調發不俱行雖一之以旗鼓晝戰目不能以相識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尫孱貧窶不任田畝徒博飲酒計窮力盡之人乃起而為兵一旦遂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為病而其往也皆有戚戚羈旅之懷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易見雖五尺童子能道之而臣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為國私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為

足拇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決則事將不能無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揚粤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而任嚻尉陀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也其國距洛陽南萬一千里人皆雕題文身項髻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令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竒為伏者非特一

途而巳也葢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蒟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舩牂牁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葢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舩將軍出豫章下潢浦按圖潢浦葢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舩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灕水按圖灕水葢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牁牂牁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

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刋道葢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令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生之地髣髴具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臣又以令言之居後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槩瀕湖以南要害之地朝廷因以分屯迭進至於明越餘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所素不虞者臣願亦

粗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已臣又以令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絶徼之下曠日遲久欲戰不可引去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邊人未有息肩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關闢戶誤我以利誑我以弱設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我歸遠以奇兵斷後我進無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棄關不守鼓行出隘唐

突侵軼疾戰自快輕勇悍亟分散四掔大則刼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利恐不及我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彊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亡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國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犀獠又非固為交趾役也况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犀獠之近者則亦不可無所以待之今見

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疑似之心哉
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酈食其司馬相如陸賈班
超等輩乘驛持節以寛大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
伏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
以賞以身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從者封
以鄉以縣從者侯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
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
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計參上計據關守隘

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爲三四闇道絶徑或薄其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劒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絶以氊自裹轉而下士卒皆緣崖攀木魚貫而進卒降劉禪此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闗闢户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留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鋭佯從之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屯析隊伏於兩旁勿薄勿迫

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棄金遺鼓拔衆以馳賊貪吾獲可邀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者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偕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

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
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
服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
譬之丸不能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故隨所
動而應之前必有減竈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添竈
之智顧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
走遠遁亡海絶道以保窟穴臣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
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曩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

懼不勝使幸勝奈何幾舉而棄之且賊窘窮無所知此如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鬬穴中將內鼠勝且欲搏賊大海之間其勢必與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夷曠而為樓船鬬艦浮之狂瀾之中平居無事目亂心悸而況乘以倉猝微風摇檣一夫蕩櫓我衆駭矣又何暇與之校彊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亦往往遇

水寇鑿舟沈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策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漸日月之富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贏陋安定苟犒靡零曲陽比帶稽徐西于龍編朱鳶封溪望海界陬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為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琥珀翡翠鼊皮鮫革蕉紵桂蠹訶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為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懾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中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

仁厚勇略堪任將帥者以為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月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保甲以時教習土兵之外乃募游軍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無事謹養而善别之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之人昆弟欲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胥靡負犯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加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地服其俗

安其水土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以為奇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胸度而妄議焉若夫知已知彼每舉不殆與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挈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任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愚踈外

不知事體昧死陳愚計臣謹上

雞肋集卷二十五

雞肋集卷二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議

河議

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為海其發源注海為江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為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為務本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柏導沇水東流為

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里遠且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功施於河為多積石去中國既遠過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經穆天子傳水經雜傳記之說槩曰河出崑崙墟崑崙墟高萬一千里為地之中而河出其東北陬其上醴泉華亭多奇物草木鳥獸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漢見於牽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經又有敦薨之山者敦薨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璞說泑澤蓋鹽澤鹽澤去

玉門陽關纔三百餘里安取崑崙墟乎然山海經自漢儒説皆以為禹書其所記如此雖爾雅亦曰河出崑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黄太史公班固皆以謂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山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之後惡睹所謂崑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今所論亦本禹貢導河積石及周禮爾雅史記漢書載河所經與後世隄防人事迄于宋興使有考焉禹貢天下之州九而河

所道者四曰雍豫兗冀孔安國說冀以堯都不言境距
黑水東據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
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東南據濟西
北距河有州曰兗故曰濟河惟兗州雍州云西河自西
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兗州云濟河自
東河以東也然則西河之東距雍南河之北距豫東河
之西距兗爲冀州可知矣故職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釋
地河西曰雍州職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釋地亦曰河南

曰豫州職方氏河東曰兖州而釋地濟河閒曰兖州職方氏河内曰兾州而釋地兩河閒曰兾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兖州以其自東河而東故或曰河東或曰濟河閒兾州以其距雍豫兖爲境故或曰河南或曰兩河閒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則以在成周雒邑爲正西也自禹貢職方氏以考爾雅其辨四州河所經之域皆合而職方氏又曰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泲幽州薄

海荅言其入𨇾九州之地雍豫髙而兖兾下幽州東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從來髙故其始猶委虵稍南及其下龍門則流駛竹箭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隂東至於厎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自積石東流至於龍門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東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後入海其所涉之地入此河經營中國之形而秦晉之河曲戰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

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張騫通西域積石之西往往可紀出玉門關有兩道一從鄯善傍南山一從車師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至疏勒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河蓋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謂鹽澤者也葱嶺之西既不說有河于闐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為出於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

居冬夏不盈耗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於積石為中國

河云而穆天子傳說天子飲於枝渚之中積石之南河

積石名南河則與張騫所謂南出於積石者又類而學

者據經有導河積石當為河源豈積石之西河自行地

中故禹不治而導河積石特言施功自積石始亦不說

河源也積石在金城西南龍門在絳州龍門底柱在西

虢盂津在洛北洛汭在鞏大伾在汜泽水在信都大陸

在鉅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經諸家圖河所道葢自積石

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然後乃出龍門而又南流至於華陰故呂覽說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也自龍門至潼關與渭合至鞏與洛合而伊洛瀍澗四水合流所謂伊洛瀍澗既入於河也與濟合成臯與沁合武德乃道黎陽鉅鹿而北播為九河所謂徒駭太史馬頰

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厯滋久獨漢
成帝時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
今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閒相遠百
里後世因謂許商言三河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
東光鬲津在鬲縣可知以爾雅之次考焉則徒駭最北
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閒然鄭康成謂九河齊桓公
塞之同為一河齊居東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
則自桓公而來河所行葢獨徒駭矣而太史公班固又

皆稱禹以謂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勃海二渠於禹貢無見不知太史公班固何從言之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島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夾山之右泝而入河以達冀州則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

禹時河入勃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見於周譜班固言之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去古逾遠移徙難得而考而言禹釃二渠又何哉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歷三代無患以此自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禹功既微齊與趙魏因河為境而隄防寖興弛障谷之禁以鄰國為壑鑿一孔開百竅如甕敝漏漸以不補則後世河數為敗非天時也漢而下井源益煩以漕以溉

甘利而昧害東滙西引河用屢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則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摭其著者言之武帝時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番係引河溉汾陰蒲坂下自是之後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復穿渠直東魏正始中亦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晉太始中亦鑿陜南山決河注洛隋仁壽中亦塹自龍門底臨清關渡河大業中復開通濟渠永濟渠以引穀洛沁水開元中避三門

之峻亦北鑿石渠至它川谷頒引以溉漕而亂水之理
助河為敗者往往而有始自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
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時東都雖大興卒塞之而河之為
患因浸尋滋甚元光中徙頓丘東南注勃海決瓠子東
南注鉅野元封中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永光中決清河
靈鳴犢口建始中決館陶東郡金堤又決平源入濟南
千乘建國三年決魏郡貞觀中壞陜州河北縣毀河陽
中潬開元中決博州棣州太和中決棣州開成中決鄭

滑乾寧中圮滑州其餘隄防人力所不備若大雨霖漂壞郡縣病人民至不可勝紀陵夷五代以迄宋興興歲屢敗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戰國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決二十餘年比塞輒復圮興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詞哀焉今考之武帝時至於王莽言河利害大槩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踈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時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無害者十而十者之論其詳者曰賈氏竊以謂漢治河盡

此故備論之始決瓠子田蚡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
而南則鄃無水災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
人力彊塞之蚡要以爲食鄃計無意國事而其言未易
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齊人
延年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此其地勢西北高而
東南下也可按地圖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如此則關
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議闊大然歸於狂悖
且有天地則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

改之此甚疎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絶今潰溢横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時人事其應豈皆若符節堯猶有九年之患禹猶有四載之勤堯禹豈不知修政以應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灌縣邑三十一禹治水葢亦鑿龍門披山

通道至不可勝言底柱豈不可鐫而焉無其術故壅閼為敗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貝丘恐水臧隄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東民便安之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復斜直貝丘百姓寒心孫禁以謂可決平原金堤閒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隄救水二者其言異而大槩利害雜故為說同郭昌渠始通利後不便較然可知篤馬河在九河南失

水之迹然以舒民財力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與隄防揵菑與河爭勝負故凡言分河救水怒與觀水勢復禹之舊無與水爭地者其言皆可用無害馮逡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為流也今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屯氏河新絶未久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勢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決所為

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蓋近禹故道會許商白不用後果復決館陶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尋光要近於陰陽之學而其言觀水勢所欲居則易為功豈可易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

渭水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勿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應導而導隄防有不應塞而塞戎之言可謂近古許商說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商明算計能商功利且當是時三河者庶計可索惜乎

其事不究也韓牧以謂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牧横亦皆欲求禹之舊求禹之舊固無不可而歲久難識迨於今河移徙無常處自馮逡李尋解光張戎許商韓牧王横七人雖議各

不同而要之逡欲殺水怒尋光欲觀水勢戎欲順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橫欲使緣西山東北入海故其言皆近而橫與平當闕並賈氏之上策不獨在漢事雖施之方今大較不能改也平當言九河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夫決百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見於書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隄防隄防之法為不得已

平當可謂能知經矣闗並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謂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奪始宅之河又溢去歲如是曾不愛獨愛百八十里哉闗並可謂能知務矣至賈氏之上策不欲與水争地蓋與平當闗並之論合其言曰古者立國居民疆理

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葢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為隄防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

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自禹迹廢由漢至宋興千有餘年河決自黎陽而下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閒耳故賈氏言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以今形勢所直考之猶是竊以謂賈氏之策不獨在漢事雖施諸方今為久遠慮不

能加者如此至難者曰若如此敗壊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葢賈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廬塚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謂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馮逡至賈氏十家考之漢事與方今其言皆可行而無害然即目前之安舒歲月之力則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難而終

易暫勞而永逸則王横賈氏西山黎陽之議於今猶上
策至賈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隄防益無足道者
昔晁錯議削六國天下皆曰晁錯愚然漢卒無禍賴錯
發之夫必有大害然後有大利西山黎陽何以異此雖
然此可謂智者道難為流俗言也晉魏迄唐至五季言
水利者不乏無著見者獨唐賈耽嘗繪布隴西且載河
所經受為圖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憫河患治遥
隄置使置判官開分水河為斗門開減水河在乾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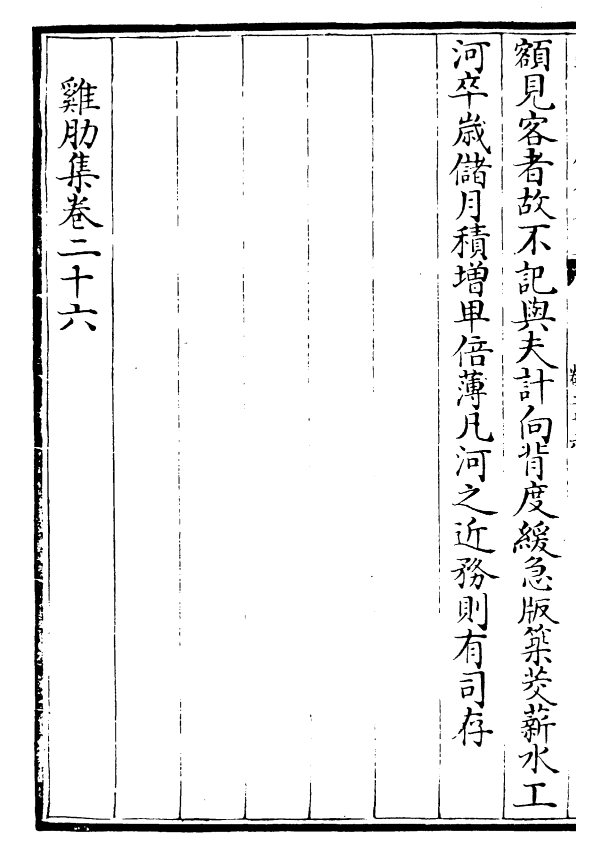
年三年太平興國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詳於
國史而開寶五年詔澶衛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每
閲夏書所載但言導河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
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
之制遂隳歷代之患未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
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詣
闕上書附驛以聞深惟開寶詔書最為近古聖謀遠覽
慮河之意允出上策而天下未有應者豈所謂為政善

因禍而成福轉敗而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鮮哉其後景徳中李垂上導河書言今魏縣之左河勢東折不如書說北至於大陸又忘其迹葢周末失道為衡漳所湮矣而漢志禹所釃二渠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葢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貝王莽時既空而瀆滑比多壞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間起大伾西南八十餘里

曹魏所開枋頭河之東引河北行微東挾御河通王莽故瀆北經清豐大名之西歷洹水東館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於海起大伾合赤河蓋五百七十里兩厓倍之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岡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為用力寡大槩近漢王横欲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者其說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獨簡河亡則與許商王横之説異然垂之議以謂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則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馬派河

為六以助殺水怒則與賈氏議多穿漕渠者頗類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漢河所流行甚詳其言起白馬派為六者河湍激難制其勢或合而一恐不能各從所導借使必為六是有六河口也隄防之功為難於是垂議寢後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無大改更不皆載獨載孫民先奏民先奏曰竊覩舊河兩厓閒相去數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東地形高而河欲西遷之驗也今魏恩冀之西相邢洺之東皆古陂地

斥鹵東西二三十里南北數百里其西薄西山其東薄金隄其中地形下隱如故渠㠯河決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間以謂是葢浲水大陸故迹可決王供水衝使河行此地過乾寧合獨流口以入於海民先議河大較與李垂不異世多言垂民先議爲近又比歲卒潰小吳而澶淵東故渠遂竭河果自清豐大名西派爲三四乃東北注㓨鬲如垂民先所欲導云至漢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爲才竊謂猶救火家以焦頭爛


額見客者故不記與夫計向背度緩急版築茭薪水工
河卒歲儲月積增畀倍薄凡河之近務則有司存

雞肋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二百九十四 集部

雞肋集卷二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雜著

五行説

洪範初一曰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已何以為十哉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水生天一成地六火生地二成天七木生天三成地八金

生地四成天九土生天五成地十去其生成之數以言則其贏皆五五土也物非土不育故太玄曰中和莫盛於五故稼穡作甘五之所生十之所成也生於陽者成於陰生於耦者成於奇一三五七九皆乾之奇也二四六八十皆坤之耦也天地父母也金木水火土天地之五子也天有此五氣故為天五行地有此五氣故為地五行故一三五七九天之五氣也二四六八十地之五氣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其辨則十其合則五潤下

作醎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合四方中央而五位定由是大撓以生甲子容成以生歷黄帝以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辛壬癸甲甲子之見於經者也陰陽家流不見於經日官居經以厎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此陰陽家流之見於傳者也故太史公曰因之列於九流記曰播五行於四時或謂支幹配合以言吉凶起於唐吕才五行甲子自堯舜有之物生皆受氣於五行陰陽相摩八卦相盪五氣之自

然盈虛消息孰能逃之才能用此以推之非起於才也自五行之為物皆合陰陽沖氣而生坎水也而含陽離火也而合陰故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十日之有剛柔猶陰陽之有老少也有老陽又有少陽有老陰又有少陰故甲乙皆木丙丁同火庚辛咸金壬癸俱水而戊己偕土也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者一晝一夜然後成一日一盈一虧然後成一月故即太陽之日以名百刻之日即太陰之月以名三十日之

月假令合壁起於牽牛十一月為正行周之時也則子丑寅為春卯辰巳為夏午未申為秋酉戌亥為冬然而孔子曰行夏之時夏正人統授人時從聖人為正故寅卯辰為春巳午未為夏申酉戌為秋亥子丑為冬以一日為歲則夜半子陽生冬至之象也日南午陰生夏至之象也甲至癸十日也子至亥十二辰也十日所以為五行也十二辰所以為四時也播五行於四時故陰陽之運無窮如易之六十四卦終之以未濟周而復始旋

相為六十日日辰易位而納音之說生焉然而子丑一定之位也甲乙循環之氣也是其所謂播之於此者也十二辰之於晝夜四時晦明寒暑一定而不可亂也播甲乙於子丑周則復起丙丁播丙丁於子丑周則復起戊巳辰有定而日惟新惟新者猶人也一定者猶位也譬日於百官之人譬辰於百官之位各以其剛柔緩急施設於事皆其人之所為無人而虛其位位能自為哉以此人居此位然後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則事亦如

彼故人得位而為事猶日得辰而生納音也日者人也辰者位也納音者此人此位所成之事也故觀吉凶者日為事之主納音為事之成皆日之所為待位以行之而觀成於納音如是甲子為木人而不為金人所謂天元一氣五行所播之氣本盛衰觀此而納音者要其成耳珞琭子所謂天元一氣定矦伯之遷榮觀貴賤有無必以氣要行事成敗則以納音尊吉卑凶是其本說而或者專用納音故時差也五星則五行之氣也二十八

舍即四時之位也播五行於四時猶之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也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春也斗至壁北方之宿也冬也奎至參西方之宿也秋也井至軫南方之宿也夏也五星之好廟猶十日之盛德各有在也播五行於四時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五行逢其用事猶五星得其所樂處也吉凶可知也播而無窮運而不已五行反其所用事五星悖其所樂居則其凶可知大略如此參之以其氣運合會吉而凶凶而吉上下無常猶之易爻不可

為典要珞琭所謂妙在識其通變拙說由神也然亦以五星為人二十八舍為位以此星居此舍以彼星居彼舍而災祥易矣是星能為之也非舍能為之也然由此而有逆順所成災祥各殊猶之納音之所成也亦不同然既曰十日合而為五行而氣之老少日之剛柔判然異用至於五星則五而已不為十也何以合之曰五氣以剛柔為十日五星以逆順為十用就術之一論之克我者為官鬼夫克我者一氣也乃或好而為官或惡而

為鬼則陰陽相求而言耳夫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陰而得陽陽而得陰則為咸恒夫婦相感以通相與以久也陽而逢陽陰而逢陰則為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是易之義也陰陽之性也故十日以陰幹克陽陽幹克陰則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如水得土而有防範金得火而成方圓雖克也相得而不相勝故更為用若以陽幹克陽陰幹克陰則志敵而力抗則兩雄必爭二主必危如一勺水之少土盛則堙一鈞金之輕

火熾則飛此其常理也如甲陽木之得辛陰乙陰木之得庚陽故夫婦為用若甲而遇庚乙而遇辛則為志敵而力抗然甲彊而庚弱乙盛而辛衰則雖鬼不能為之災猶之捧土不可以塞盟津不勝故也雖金亦然故論其常欲以陰陽之相求不欲其陽陽陰陰之相敵通其變則陽為陽助陰為陰益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故五星之逆順似之術曰金木相逢極為美土火二星為惡曜是以其常也然而金木豈不可以為殃土火豈不

可以為祥水亦然也順則水為飲為漿溉田晦浮舟航逆則墊溺金為鍾鐸為槃盂反則刀劒鼎鑊誅木為宫室為舟車反則與桎梏棺柩俱土生用於稼穡果蔬死用於墳墓覆壓之虞火生用於烹飪爟燎死用於災其室燔其軀以五物而反之於逆順是五星猶十日視其好惡而變化隨之陳昉所載陰陽四時有若干神者隨六十日而運各有其次亦有吉凶或曰實無至此之虚也善者習五行之精華氣惡者皆五行之繆盭氣其理

或然記言天地之仁氣義氣溫厚氣嚴凝氣亦各有方易言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亦各有位啟閉生殺隨之術家之神位理出於此然經簡而術繁繁用則踈簡用則密記之說易之義皆在矣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彼是莫得其偶而要之以天地之一指萬物一馬而後物無彼是道泯乎無成虧矣莛楹厲施極異而皆同故言唯達者知通爲

一通為一則不齊之論近不用也然而衆理相承彼是
未始不用聖人欲泯用之迹故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寓
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量無窮默然而自用殊施而各
得若此通矣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
矣不用則理阻而不通故用為通通則物各得其理故
通為得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為幾而聖人非有
心為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以有成與虧故
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猶之七竅

未鑿而渾沌不死也過此以往則反乎無物其為無成虧也至矣故師曠之杖策也惠子之據梧也皆為者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辨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為滑疑也不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萬物雖多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為論省矣則雖衆理相承𪔂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恢詭譎怪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焉無滑無疑則

其際冥冥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則長短之相形前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棄也滑亂而疑似反以炫聖人聖人欲為人解紛而辨惑則嘗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泯乎冥冥者莫要於此矣故重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無意於明

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明也若昭氏師曠惠子者知盡於此以非所明而明之秖以為昧非此之謂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盡於此而終不足以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備萬物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莊周則以齊不齊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為未也故又曰今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異矣夫類則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與為

類則齊與不齊相與為齊夫有所謂齊有所謂不齊則與彼誠何以異哉故推而上之極於物之無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此要言無物無物則無齊矣推而下之窮於物之有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有不齊矣故於是重言無適也因是已因是已者蓋齊物之要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此也曰以因因則無適也故入之為無非或使之無也因是以出之為有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號物之數

自一至萬遠矣夫無未始適有何以自一而語萬有未始適無何以自萬而語一之二者泯而無物無物而無齊矣雖然非刳心喪我不能觀物而知無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喪我而齊物之論開非觀物同我不能知化而窮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為蝴蝶蝴蝶之為周而齊物之論閉

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

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葢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為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菓葽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螫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已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劒弄丸緣竿蹋索既為之終身不得已非特

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迺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葇莖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慘蛬而後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為旨至道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為善曰闔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

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勤説送甥李師藺游學

道無勤物無不勤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為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勤矣

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偲偲然若有與之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萬化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㝠極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惟孔子顔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顔淵之賛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逐無涯必惰故欲罷而願息旨人之情也然回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夫求斯須之

晝至於念茲之隙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無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彊而驅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地人之所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為而為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為之故息嘗試語息之所從起譬道為萬里塗而以勤為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弛於負擔未知其以曷月止斯殆已故欲從事于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隤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閑

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為我我欲至於萬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為策以臨馬不至於萬里馬終日蹀躞而不得止由不怠故能久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弊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蜩者猶掇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至於纍三而不墜至於纍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

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况於學者乎余甥師藺年少而彊文采曄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彊猶樂以静觀動日出而開吾牖以臨交衢之内四民亹亹各各以其業趣利烏嚶翔而獸嘷鶩意各有所隷蜂螘之至細迮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歳至於物之無情者山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勾申木不崇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争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

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萬物何莫猶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萬物萬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為聖人學之積由是師藺勉之

儆陋有覩於其里而自儆也且以儆其子及甥姪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吾非君子安能不顧蠻貊之陋而欲居居之不唯不能革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不仁而擇處處之不惟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膩吾未免於膩也一薫一蕕十年猶有其臭吾薫也蕕尚能臭之吾惡夫久而不聞也不惟

不能薫彼猶吾未免於猶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壤陋里不仁鮑漬猶與蘖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輩而詠且游乎吾之邦嚚塵雜起千變萬化在人目前苟見此而恥者烜然肺熱瀸然額泚而内自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里出與之同閈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儆此亦賢已尹鐸為趙鞅戒晉陽之厚而不墮其壘培又增

之鞅怒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為師保何為不增夫里無

仁賢則思吾一日之嘗辱焉如晉陽之委土非耳目能

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參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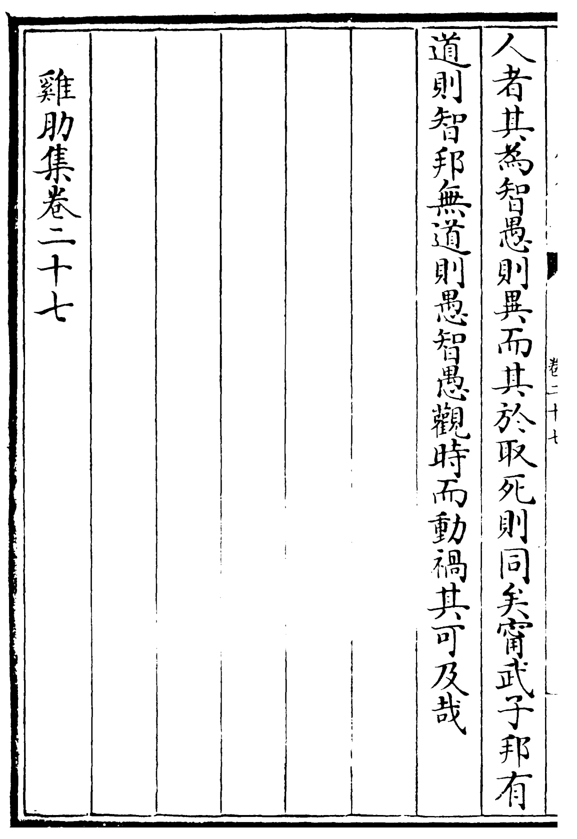
吾師何必師人

烏戒 余初偕鄉書時有水丘安期者以講論語居鄉校中安期少行四方道關中所見如此余以其說作烏戒時年二十矣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

也關中民狃烏黠以為物無不以其黠見得則之野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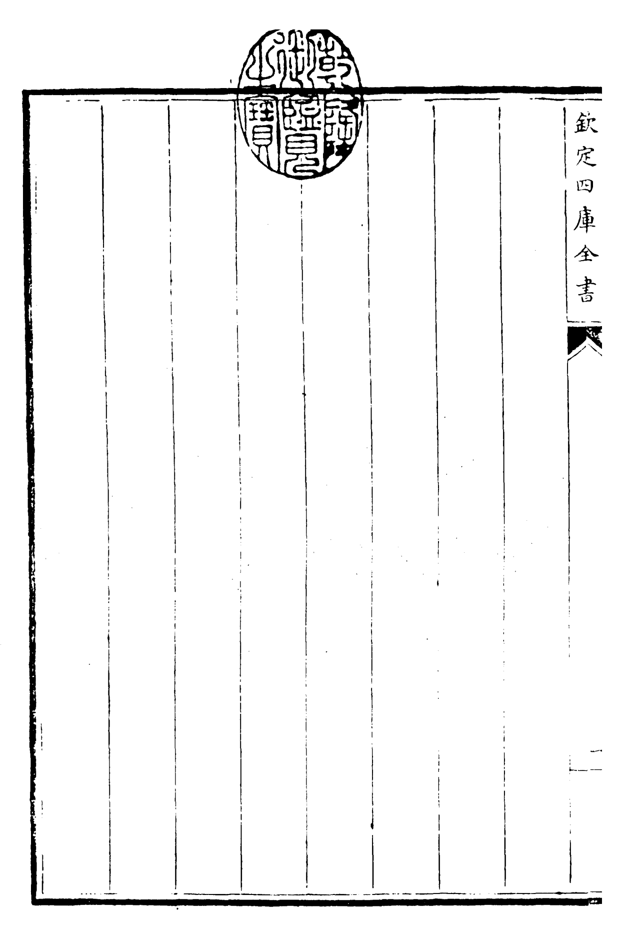
餅食楮錢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曽不若是烏之能靈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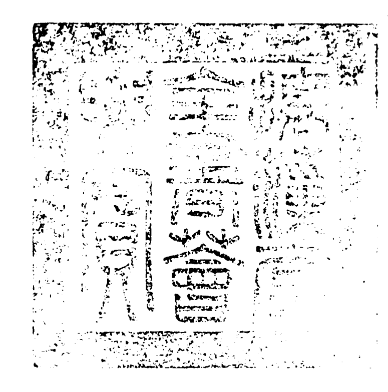


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

雞肋集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五第三頁後五行一舩所載當中國
車數十兩刋本兩訛量今改
第八頁前二行越人食蒙以蜀蒟醬刋本蒟訛枸
據說文及漢書改
卷二十六第四頁後四行東過洛汭刋本過訛至
據尚書改
第三頁後五行北過洚水刋本洚訛降據尚書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錄監生臣仲耀淞
謄錄貢生臣王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二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雜著

賓主辯

晁子既摭陶子歸去來辭以名其居而記之自以聞道歷年而為潛不足中慙而疑隱几去智則方寸之地廓然其虛若兩丈夫為主與賓巾裾而坐廬賓曰子道與

吾殊而多謂子類余豈其然乎凡子以躁樂吾靜隘悅吾和子人之放也而多謂與我自放者同科我遺夫世者已盡子緣於物者尚多而子賔賔焉以從我奈何主人曰萬物聚閭千古並塗然求諸其間天地異職父子殊面莫大且親而相因以判令賔方欲合兩人為一體則物我遙起不可得而止賔不通之則自賔之身十指長短兩目大小肝膽共絡而楚越畫界也況賔出千載之上我起千載之下別族離居所遭異者而賔乃斬然

為閒方且病我之浮氣獨不傷賓之大同乎賓自揣心
日化年改壯異幼時老垂壯日今是昨非前棄後拾使
賓自操且不可得葢孔子聖人猶六十化智如惠子徒
觀其勤未知其謝賓如通之則齊嬰公扈離立易心夢
為魚鳥可與飛沈況我欲遵子若是其賓賓者耶如賓
之詞委心去留棄化歸盡化乃所過胡可以吝我之慕
賓亦以是近躁靜隘和曰情非性人放自放非故曰命
極則俱極進則皆進賓遺夫世者雖盡而猶多我緣於

物者雖多而必盡則又胡可以賔之既瘳而傲我之方
病也水既蜕地氣又蜕水吾方解我之不然而經賔之
所以則我既化矣雖六十改未知為數也且物固以其
近相慕昔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憚桓溫婢以為類劉
琨則忻夫楊父劉琨徇權殞身而夸者慕焉恐不得鄰
前輿既覆後轍不逡彼皆炫智而鬬力角驅而競犇故
彊弱斯在而勝負可論也今我與賔既已俱出乎忘我
之境而同塞乎累物之門得失安在是非奚存哉賔獨

不聞魯男子之拒託宿者乎嫠曰子胡不若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而孔子以謂學柳下惠者多矣然未有似於斯人今欲使我如賓解組長逹我則不可可在佚身賓則猶我譬魯男子審已故其爲柳下惠也不以其同而以異及其至焉一也可不可安寄賓亦奚以知我不與賓同至於葛天氏之地以謂何如於是賓唯而起主人送之不離席則霍然若寤迺書之記後

諱辯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補之先君子二名禮不偏諱者也單舉則於禮無怍矣而世皆偏諱厚於古不敢變也若嫌則後世亦有不諱者矣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而其子植詩云脩坂造雲日肇非兆造非操也唐韓愈非薄於親者作諱辯扺諱嫌者曰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義盡此矣然周人以諱事神亦惡夫音之斥也

甥輩讀有若酉者斯可矣

話述

晁子嘗曰至人鷇居而鷇食鷇無常居鷇仰物食我窮殆似之蚍蜉集其枯螟宛轉于塗而我不廬開口待餔迺不如彼皃有喙則腴其妻曰水舟而陸車乎懵里巷而愛歧陌乎令日越而昔者燕乎雲忽忽乎萍不止乎大章廬敖步八極乎荒土功乎負羈紲乎孔不暖乎墨不黔乎無乃蠏蛫蚿足躁不一乎陽烏鷇鳾氣則移乎

敗瓦墁乎長鋏慨乎匍匐往三咽乎人蓐食而媪見哀乎東郭織而中庭泣乎貿貿來乎頟頟然伏乎西山餓乎雉噫徙乎無乃侏儒瞽師困慰禄乎豢豕犬羊犧餼養乎凡子行人問何以請擇事晁子曰唯既而曰龜笑不知我知之乎適可則可我不可乎其妻曰唯舍然大笑

七述時年十七歳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為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

麗夸靡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啟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為七述意者述公之言而非作也眉山先生懷道含光陸沈於俗日與嵇阮賦詩飲酒談笑自足泊然若將終身焉於是潁川孺子聞而往從之躡屐擔簦破衣踵門及階而止望帷而稱曰不敏聞先生之誼敢待于下風先生矍然驚曰孺子來吾惡夫世人之保我也久矣而不能使人之無我保則戶外之屨滿焉將命歟吾無所逃此雖

然孺子何為者也孺子曰幼而多治長而屢窮遭先生乎齟齬之塗陪先生乎寂寥之事樂先生之所為樂者以白吾首其已乎先生啞然笑曰孺子上吾以樂而未甞無以樂者順也羇旅于吾有時矣亦甞聞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可樂者乎孺子曰先生不以不敏為難與言得聞咳唾之音不敏以為幸先生將何以教之

先生曰杭之故封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萬川

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複或瀨或湍或灣或淵或岐或
孤或衺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洋纍纍硍硍隆隆邛邛
若金城天府之彊其民既庶而有餘既姣而多娛可導
可疏可舠可桴可跋可踰可捧可車若九洲三山接乎
人世之廬連延迤邐環二千里邑居牧聚蟻合蜂起髙
城附之如帶繞指隱以為脊折以為尾因河塹華不足
方比方城漢水胡敢競美當昔夫差之盛時内姑蘇以
為心腹而外城此以為身革車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

年帛散千乇洒汗成雨連衽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公子夫槩之徒用其衆嘗以國政之閒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葢靡魚須之旍揚鷁足之楫曳龍尾之舟凌鱣鼉之車戲賁獲之儔飄鼓吹乎下風隘戈矛乎上游乍往乍還乍後乍先若亂而若聯乍止乍馳乍合乍離迭唱而迭隨驚鮫人立馮夷清江忽兮怒濤颷風爲之揚歧急而即次食具樂作三軍皆賀響震山壑其彊如此故姑蘇恃以

為南蔽而能驅唐蔡蹂齊魯侵尋乎百粤隳突乎三楚棲句踐乎窮山鞭平王乎頹墓此亦天下之形勝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西河中流衛客之所能諫秦險百二亭長之所能入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吳越之有東南也實國于杭而杭吳越之大都也宫室之麗猶有存者其始也削山填谷叩石墾陸歷林誅樾擢篠夷竹旋緣阿丘憑附隈隩千夫運畚萬役供築增增硜硜坎坎碌碌前呼後和遠近相屬甲者起

之以有餘高者損之以不足開曠朗乎蒙密發瑰奇於
潛伏然後工人之材陶人之瓦水輸陸運屬杝連欙縱
横錯落山積其下其成也翼翼鱗鱗勃鬱輪囷若化若
神上據百尺之巔下俯億尋之津雙闕高張負臨康莊
門開房達乍陰乍陽中則複殿重樓砂版金鈎甲高仰
俯下上明幽峥嶸截嶭鼎峙林列吐吞雲霧虧見日月
宏規偉度古曠今絶旁則曲臺深閨碧檻朱扉鱗差閾
限奕布榱題栱盤白鳳壁戲青猊淴風徐而吹座寒雨

沐以霑帷列屋而侍者則妖嫱豔姝螓首冰膚清矑盧
素齒既嫺而都乃服輕袿被華裳綴珠履揄鳴璫飾鈆
英含若芳倩巧笑兮婉清揚縹緲兮如雛鸞之欲舞逍
遙乎如飛雲之欲舉婕姍婉嫿婉孌媚嫵流榮發色不
可程度羽觴薦朱顏酡悲激楚妙陽阿詞曰陌上花開
游女歸園南池北黃鸝飛曲房清閣夜更衣於是閙者
怳然神揚意馳紛紛擾擾惑亂不怡此亦天下之雄觀
殊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宮居閨處者寒燠之媒而

疾癘之梯也且館娃成而麋鹿游頹先生㦡此而語它
先生曰杭故王都俗尚工巧家夸人鬬窮麗殫好紛挐
錯糾晃蕩精晶若八方之民車湊舟會角富而衒賣木
則花梨美樅梲柏香檀陽平陰祕外澤中堅以斬以刊
以剞以剟以漆以膠以墨以丹為床為匭為櫝為几為
槃為巨為盂為篋嚴莊之佛慘烈之神詼怪之鬼傾姣
之人塗以鉛英鏤以金文依以靈山乘以飛雲霞煙霧
霱煥爛五采渠輸陸運投錢競買曾不若毋猴木鳶三

月而齊一日而敗衣則紈綾綺綈羅繡縠絺輕明柔纖如玉如肌竹窗軋軋寒絲手撥春風一夜百花盡發其製而服也或袍或襞或紳或綸或緣或表或縫或幱（鐶）或紫或纁或紺或殷嚴以奉祠褻以養安薄以却暑厚以禦寒以錫三軍以賚四國以供耳目之玩以備土木之飾曾不若窮邊絶漠不紡不絡衣孤而袖貉寶則璆琳珊瑚碼磁碱砆藥化之玉火化之珠琉璃之椀水精之盂紅黃白綠磊落滿櫝北商東賈百金不鬻沙河雨

晴月照燈明席張案設左右煌熒遠而望之奪人目精遺英弃屑籮貯箱列曾不若宋人之拙三年而一葉於是彫床易席地之野丈衣後弋綈之儉玉杯鄙土鉶之啜此亦天下之妙工絶巧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書云玩物喪志紂為象箸而箕子歎顧先生廢此而語它先生曰杭之為州負海帶山葢東南美味之所聚焉水羞陸品不待賈而足肉則封貑脂豕罝兎畋麃山狸白額竹犬青尾鶬鵝鸛鶖鵠秃鴻鶂園雞池鴨隴雉田鶉

陵收水截頭騈尾列磔肩裂趾飛毛灑血魚則鯔魴鱣
鱮鱸鱖鯿鯉黃顙黑脊丹腮白齒江鱘之醢石首之羹
或腊而枯或膾而生白鰻青鰲黃黿黑蟹鮔魚花蛤車
蛾淡菜蛙白肖雞螺辛類芥鼎調甌飣牛呞狢喉果則
枇杷楊桃橘櫾柤梨青梅黃柹紫栗烏椑溪菱江蔍田
菰湖藕壤肥水美天下無有冒以黃蜜漬以白醝芳香
脆潔析酲解痾菜則茼蒿茵陳紫蕨青蓴韭畦芋區茨
首芹根藤花羞盤菊葉薦莒薑辛薤淡薺甘筍苦飦以

姑蘇之粳薦以烏程之醴于以和五氣于以資百體此
亦天下食飲之珍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揚雄有云棄
常珍而嗜異饌烏覩其識味也且養身而尚乎味味則
愚以聖人爲不如易牙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地不滿東南故八紘之水歸焉水之爲物潤下
作鹹溟渤蕩波海門莫緘駸駸脈布溢于江潭老瀂席
賫爨山煑海豫章爲船萬斛更載一船所受車數十兩
黄頭多錢富不可儌士之頑鈍不恥者皆餌其無厭之

賞譬如山深而獸至木茂而鳥往故能收亡命借厮養連應高之交合周丘之黨以北與中國爭長則鹽之利也夫鹽者食肴之將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僅法議籠不𨪏以完大農給費入助國計官與牢盆世擅其利民有盜鬻則釱徒計反左趾沒入其器此為前古之所制嘗試覩乎江之濆葭葦不根淺草芸芸斥鹵無垠白花蘚丈百里如雲鹽官千家匪柘匪麻匪漆匪荼規利乎泥沙蟻封蚓垤積土如截削剝剗刮不漏毛髮挾撟擔揭十

步一蹶偷趨竊走遺筐棄缶塗闕塞牖鼎釜雷吼皓然紛葩豐不盈斗姑以清螺蛤而適口曾不比夫縣官治鐵如山析竹為盤熾火以燔淵壑為乾崢嶸崷崒戍削律兀扶舒蕭勃煙氣滃出若滅若沒若亡若失乍疑鹽陽之神翳乎與羣蟲朝飛而蔽天日立呼起諾百夫齊作紛紜揮霍千竈就涸光芒閃爍璀璨磊落小星迸躍鱗鱗新倉歛貯堆藏如帛如糧國以是殭神變鬼化刀貝齊價獨不美夫篔蔞芠魚蝤之彈細及下者哉諺曰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先生所
以教民知榮辱之時也孺子欲聞乎孺子曰猗氏之治
智賢白圭而不監於道願先生廢此而語它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墟泓泓汪汪不漏不虛放而
行之冒於川渠繚繞縈行左挾越右截吳以撒以敷然
後淫為大江以東合乎尾閭而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
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嘗讀沌天之説曰地浮水中天在
水外水之消息坱圠無際一闔一闢若開天地一呼一

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綫若帶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須臾之間千化萬變其少進也敲磕鏗砿石號木鳴越岸包陵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其爲氣也或煦或呀或噫或噦瀰茫[illegible]漫澎濞沸渭澒洞滉瀁渤滈滂沛涵澹淋滲潗濈淫泄跳珠湧沫百里紛會沃焦蕩胷汩母陵背縱横絡繹飄忽爭逝徐則按行緩則就隊連氛累祲陽景朝昧周天而旋踰八萬里不知其所息於時玄冥收威海若振吼千溪崒立萬浦却走絶維推軸

神母不守左驅天吳右拂九首淵客拒扉水夷潛牖江神海豨絶脰傷肘陽侯馬銜顛蹶前後其為象也則紛紜參差萬頃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潛匿或駃而蹄或森而戟或美而膻或張而翼洶湧而奔以沃海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辟易而征以擊西陵如井陘戰酣出奇兵宛兮改容若蓐收素服駕白龍忽兮當前如歸墟泛溢浮五山一北一追一僨一起突然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兒獠工引檣掛席鐃鳴鼓動去若

飛鷁風止雨息江清海碧此湖之大凡也傳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善利萬物似仁不畏彊似勇能方能圓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上也姑欲聞其深於此者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樓與鷗鳥居與麋豕游漁蓑山屐煙雨悠悠寂寥長往可以忘憂風衫塵袂京洛何求不如西湖瀕不如北山阿白蘋

緑芰紫栢青蘿反裘坐釣散髮行歌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茫茫洋以為柳溪盤旋以為李谷卷軻辯乎三尺之喙擴夷隘乎十圍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若是何如孺子竦然離席而立曰蓋聞達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貪時而後義隱之所尚得全於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聞出處之際敬再拜受教

醫言

上醫醫國或曰不然醫曰譬國於身天地乃所寓之形元氣乃所恃而生堅骨脆肉山石壤墳也中列五藏五材是營也風雲其衛百川其榮也闔闢運轉有神欲行也故昔之論養生者曰抱形以静神將自正無摇汝精乃可以長生葢天地亦物也其不壞亦然得一以清寧其析於一成虹而洩藏祁寒暑雨災害乃生時則有陵闕隕墜扎癘蟲螟歷象授時使氣行正不有聖人孰醫國疢以國觀身理自此知不有聖人人誰則醫譬醫有

經黄帝二典岐伯猶謨浮沈生死帝俞伯都平章於變亦與氣俱盧鵲秦和王佐可蹈鵲猶伊訓和比虺誥漢淳于意如説作命説不自言于古其鏡華佗反經既不得已敵干礪刃如甘戰誓何異吾醫亦論其世堯湯水旱國豈無疾稽天焦土要不病粒五毒所攻瘞發中古武砭已甚血流漂杵七雄裂之五藏用爭衡秦縱楚焦腑炭氷衛生匪經民中道夭至秦暴蹶氣并則槁求諸身中一藏殭勝四氣為微一安得競匪淳益漓醫斯用

奇黃典岐謨安所救之鵲觀五會和參天命至佗而極

刳脾濯腎聖有至言代斲傷手世復無佗矧敢佗又佗

雖傷手猶漂杵然時周之命反商之顛過是益狂術亡

不傳大疾始閒漢與休息小瘳未復唐用飲食何世無

醫孰曰不知不培其生毒尉妄施曰我術聖望而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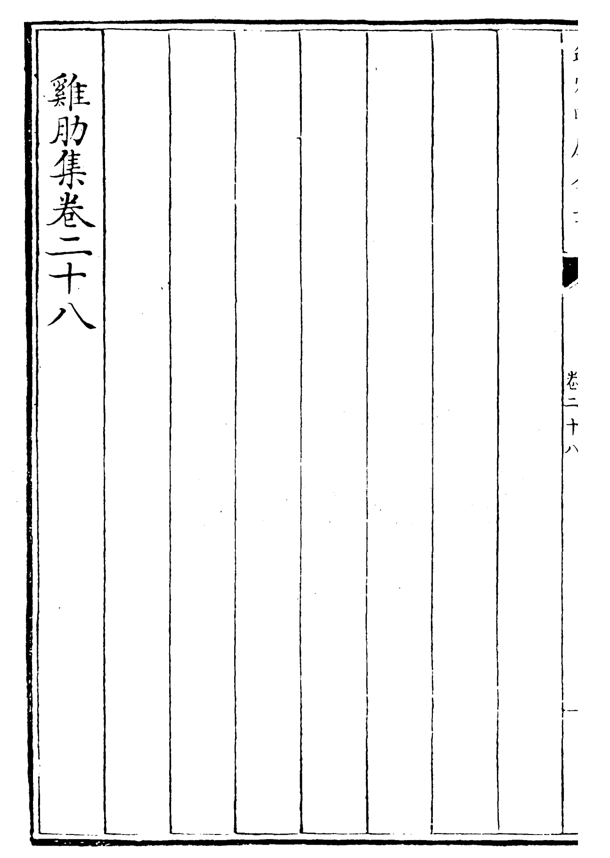
緒餘帝伯畢鵲和意曰如漢唐又何足議何異魯連好

高自奇徒稱唐虞顧未知之鵲和得喔他何足議矧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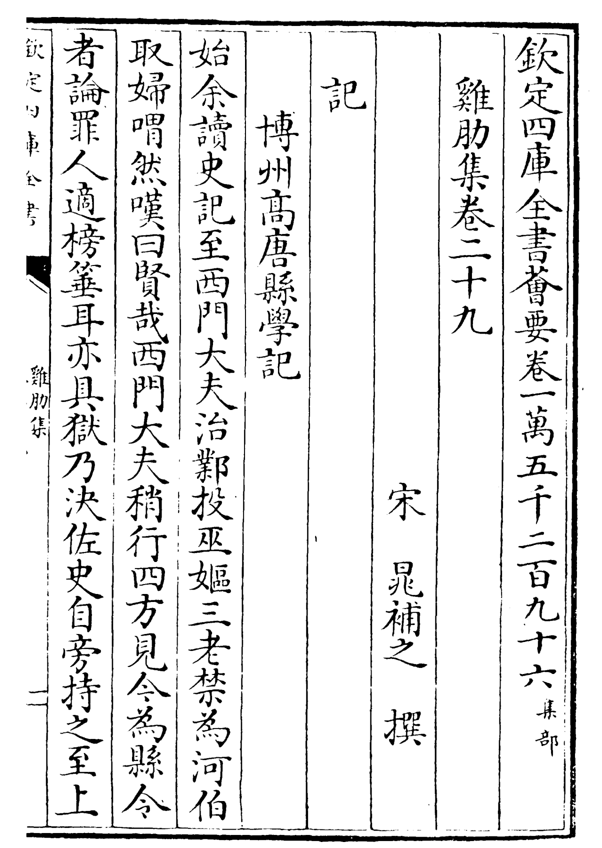
佗術迺行佗事季良三醫一論其天不爲何敗其平自

然曷不甲之無甚高論秦病可言釋之為近國有常治治不以智若烹小鮮時治之理生有常經亦不可擾損石益穀時醫近効滋彰法令盜賊乃多疾焉勿擾氣復則和何以休之惟勿益生築垣為室蚤作晦息平康有道醫於何力民有聖言有病不治起居惟常常得中醫

作醫言



雞肋集卷二十八



雞肋集卷二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記

博州高唐縣學記

始余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嫗三老禁為河伯取婦喟然嘆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今為縣令者論罪人適榜箠耳亦具獄乃決佐史自旁持之至上

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為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是耳晚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為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搶攘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騏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蹊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猥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姑以竢後人而已哉舉而

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為則難以莫之敢為而為之則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嘆之咏歌之亦使睦者歌吾子可也故為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使此微兮而舉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四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頼川晁補之記

冠氏縣新修學記

太師潞國公留守北都余故人鄭君為其户曹掾數持檄出潞公曰鄭叅軍才無俾去府中即奏以為其法曹掾公還維鄭君亦去為冠氏令冠氏父兄聞鄭君來咸賀曰是公所奏以為其法曹掾者也相與戒其子弟無犯鄭君法故時冠氏人務衣食知學者鮮朝廷方以丁聯兵鄭君從容不擾人人安鄭君爭趨令無幾何則習擊剌馳射足任矣鄭君出野民有歌者曰犀邪兕邪䄟

禛者僊邪鄭君曰嘻有勇而無義安可乃爲之布約束無不信驁者執之它日出野民又有歌者曰無以吾乎獷𧟰禛者方作無迺吾鄭君不樂鄭君曰民庶幾可教也歸洒埽名其僚與賦詩飲酒言治民之意見諸生問所以學而别其秀民民益勸乃即孔子廟爲學學成又率諸生日談經其間諸生自它邑者常屬絃歌釋菜洋洋也於是民以爲榮爭遣其子弟往觀頗改服爲士矣間以書抵余願有述余曰士學古入官有人民社稷豈

其一切効俗吏如不及者乃鄭君所謂不忘其本者非耶因采其行事本末可為邑人道者刻石學中俾無忘鄭君鄭君名僅字彥能彭門人嘗從彭門守眉山蘇公游蘇公稱其良士始知名元豐七年八月甲午濟北晁補之記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羣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

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為天子北都而清平為畿縣並河水數至自慶歷逮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為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吏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為次草閒吏曰即次乃即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噸蹙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為士者滋少令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裵回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瓦甓在官者幾具始復興

之人歡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筵兩廡四墉饎爨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為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為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既舉其細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王姑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記

沈丘縣學記

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又命之教而為學使各以其身化於其國然中材之君意竭於有為而先王之事業曠時而不一覩況夫後世吏不得久於其官而庠序之教已微吏有愛民不苟之心不幸或不得為而去或雖為之名具而實亡以其鹵莽滅裂僅存之餘而施之其久壞不安之俗故為其事而無其功豪傑遠識之士以謂是區區何益於為民而不為中材乍存乍亡而

不肖者盡棄不省而好更張喜事者乃始務修此以盜名於衆人不為之中則學之存否於吏治之損益信未有繫也葢如卓茂魯恭其治至使民相仁愛不犯有司而亦不聞其朝夕與民誦詩讀書舞樂釋菜常常從事於此而惟其誠心實事則固有以得之然俗吏至或一切務簿書獄訟財賦無愛民之意士亦不本鄉黨庠序而游談四方専以干祿於此以為文不足為或不得久而不為則至於俗隳弛已甚本又不立孰從而維之譙

郡張桑文剛好學而有文為令沈丘嘗曰位無貴賤皆可以行志民無古今皆可以道理齊也則欲以其學試之沈丘使民於衣食必以時教民於相收養必以孝弟廉恥三年而民有改文剛喜曰吾所知信是吾民可與言矣乃從其邑子論古之學者所以治心修身非干禄之意而士亦欣然相與化之乃建學孔子廟中貌像堂室東西序之房與祭器庫庖皆有所葢為屋四十楹可以待鄉先生之講道而來子弟之願游者屬補之記補

之曰世之所患先王之事業不可為非先王之事業不
可為而其勢不得為治天下有本而徒於其末救之則
智不勝無以為之大而僅為之小則力不足雖然導民
之道唯其所欲無不可成民嘗見者則識之嘗為者則
能之耳目習熟於此而中心不喻人情無有也文剛於
是能知其本則其所施設宜有先後非特以備觀美人
為亦為為而已武城絃歌夫子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然
亦各以教其人使知道則子游之意卒乎為是以為不

告朔而餼羊可遂去則夫子之所悼也民常病詐而至其化上之所為則甚信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書所記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為豈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朝鮮去箕子千載至漢時其民飲食猶以籩豆民不相犯恥淫僻其後吏及賈人往者稍侵之俗乃益衰朝鮮夷貊況中國哉後之來者嘗無忘文剛所欲為則沈丘之民雖使世世知好學俗純厚易治無不可也

元祐二年五月十日晁補之記

祁州新修學記

先王以禮為天下禮行而民有恥以樂為天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毎須而常効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

食享裼襲之文而籩豆之器鍾磬柷敔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為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為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聲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説而用之葢禮樂自此而亡然

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具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牧民葢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為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所以干有司者為師儲粟闢屋而誒之三歲而一取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葢僅有存者夫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為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誠何補哉然盡棄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斂目前之所急者

為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為士者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為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為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宫苑使董侯之為守始至

慨然以為先務而郡貧力不足以為乃斂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而新之籍其圃之入以其半為學者之食其居處安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懐之以教授學者學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適以書抵補之求為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亡由秦漢至於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重而致遠明足以解疑而釋惑彊足以勝難而

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晦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適而不可龔遂黄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

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為通人道難為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試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林慮縣學記

先王之治其實不可為也而文可為夫文亦安足為哉

葢文者實之所寓而存也幷文而去之實之所存與有幾然則存其文是存其實也遵古人之跡而為之加以誠心不倦而能乆則實斯可幾也已食飲以籩豆夷而有先王舊也則朝鮮可求禮被髮而祭於野中國而用夷事也則伊川為戎此非夫文存則實存文先喪則實幷亡者乎故魯不棄周禮則君子以謂未可動子貢欲去餼羊則聖人以謂我愛其禮此深知為治之意者其於守先王之故本末惟謹雖其旣絶之緒不可復之餘

而董董焉不欲其廢而不舉者如此也無棣劉君演好學良士其爲林慮令也下車而問庠序之政若令之事莫先於此者而先聖之祠有堂而無序風雨屋壞雀鼠之所舍不足以備登降供禮事劉君愀然不樂以語其僚曰此於事若緩而急者吾聞之君子米鹽獄訟吏之力可以朝夕爲者至焉則爲之一日去則已矣若夫事之大而緩者則其舉百一蓋未嘗爲而去者相輩也我不敢以後吾之所急顧一錢一工之在官者今不得專

焉使吾常知所急而不敢後日儲之不足歲儲之有餘則學之成其必有時矣葢自始至至將去踰二年而學成爲屋五十有五楹貌像一新講有堂休有房廩層饎爨有所賓客諸生之至者曰美哉昉於此前此無有也於是乃介其主簿眞定耿君轍求文於補之以記之耿君儒者道劉君所以治其邑事皆若此一二修舉類不苟然者士相與歌其能民聞其欲去而戚者甚衆也人之言曰以儒術緣飾吏事儒術之不可一日無也如此

昔者子産為鄭陳伐之子産能以其衆入陳盍數俘而出致地而還以獻捷於晉而晉人猶難焉子産陳周之德數陳之罪甚順而有禮晉人乃受之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夫子産之功不在其對晉時而晉之受之又不以其功可尚卒之其事所以顯而不泯者獨其文辭足以發之若俗吏一切用其力於簿書法令之間而不知緣飾有禮義何足道哉然則劉君以謂於事若緩而急者不可忽也

慶州新修帥府記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欲與之休息詔邊臣按兵自守毋生事疆埸有不如詔旨務利者罷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右丞相父子帥慶皆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給事中名自慶且大用矣朝廷既難其代而謀慶人之所安者於是朝散郎直龍圖閣范公自京東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慶州詔曰爾尚無忘爾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嘗使陝西攝帥事

慶人父老聞公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安之雖其宿將悍士以公家世聲名恵澤與其所施設素信於心皆拱手待令愛行而威不試於時朝廷方寛征役民復田畝歲屢登敵芻牧相望公戒邊吏姑謹備得諜者勞遣之使語其酋曰爾無犯我我不侵爾毫髮敵不敢動民既不見公有所為而烽火稀愈益安公政成而無事矣先是慶州官府庳陋朝廷閒遣使勞邊冠蓋旁午及歲時燕犒蕃酋將佐皆在坐於堂者肩相摩立於庭者足相

重庖廚吏舍馬羊之所養檐霤垣圮殆不足稱連帥之居自文正公固欲闢大之至丞相增葺殆半而未備獨韓康公甞建鼓門爲閎壯餘或傾側朽腐矣公曰居室茍美謂施諸家也至官府所以臨人聽治布禮而出威者雖一邑必飭況連帥治哉迺度荒閒地徙饎爨欄廄而遠之踰月而公堂成明年春儀門成夏視事之堂成周廊廣除博大而沈深蕃酋將佐若兵民之來執事聽命者知連帥之尊禮行而威申不待聞其號令見其指

麾而其精神氣象已足以折衝而禦侮矣又明年春迺以其餘力築東北隅作堂以燕休而屬補之記其營造之意名堂而牓之補之甞論公之父子兄弟其謨謀才業固足以相望於前後矣而其一時措置務以便事豈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何哉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元昊叛擾邊中國應敵無寧歲既城大順胡盧而役使其大族明珠滅臧等儲畜益充士可用故文正公欲遂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熈寧元豐中洮岷用師諸

邊屢深入斥地矣重虛内事外則力不堪故丞相務鎮
靜意不在遠略上旣專以德懷四方爲長久慮如前詔
書約束顧邊備不可徹得帥如龍圖公平居第勸課撫
循舉其廢事和輯其内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戰然敵至
亦不敢侮樽組談笑賔醉而樂徹人或不見其有所遣
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以待機會制倉卒是公父子兄
弟所以措置雖各因時有緩急不能無異而慶人享其
利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昔蘇綽嘗有所施設以

便一時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至子威因罷綽所為而後世善其能成父之志若趙括非不能讀書而至於臨事不知合變則奢雖不能難亦終不能善也至於居處土木之美陋雖非事之所損益而勢有所不得儉前人豈皆以為可忽而不為顧不暇耳由是以觀公之規模固甚遠當其閑暇充足獨彊本治内至於府庫倉廩無不飭以威屬城而視遠人葢有深意豈易量哉匹夫而自為謀養其力以有為一家而自為計愛

其財以有用如李牧之為趙守優游閒暇市租以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椎牛釃酒欲戰不許敵至則入收保固為勇不為怯也昔江漢之詩言宣王以文武之命名公者命其孫虎而虎能似之其詩曰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名公考天子萬壽古之人君能用其功臣之世以有為而其臣能不愧其先人之功報上之意者如此故江漢之詩美焉嘗試以江漢名堂敘公為政本末而刻之元祐三年九

月二十三日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鉅野晁補之記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寛閒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覿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

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絶之地要小休而蹔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居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令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

葢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横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旌
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歳賜官僚賔客
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有餘
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懐高
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逦靡飃檣隱
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
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
張廵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

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彊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騖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摇而荷靡鷗鳥畫儛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

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閒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已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

之如始至者有不埽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茍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埽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媎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辯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邦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戊戌記

雞肋集卷二十九